

秦海璐 话剧《四世同堂》演了十五年

记者 张洁



秦海璐在梅花奖颁奖活动现场

不久前，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秦海璐凭借在话剧《四世同堂》中对“大赤包”这一角色的出色诠释，获得了我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荣誉——中国戏剧梅花奖。这也是她继中国话剧金狮奖后，再次凭借该角色获得殊荣。

秦海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：话剧《四世同堂》走过了十五个春秋，演了上百场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她始终认认真真地坚守在舞台上，这部话剧已成为她戏剧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穿“胖袄”演大赤包 琢磨北京话的奥妙

多年以前，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话剧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赴香港演出。演出结束后，演职员到街头大排档吃夜宵，导演田沁鑫向秦海璐发出邀请，希望她能在即将排演的话剧《四世同堂》中出演贤淑端庄的韵梅。然而秦海璐却提出，想挑战性格更为复杂的大赤包一角。

“我很小的时候，看最早一版《四世同堂》电视剧，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婉芬老师饰演的大赤包。她的一颦一笑都令人‘厌恶’，她的眼睛、眉毛都带着戏，完全融入这个角色之中。后来我觉得，如果能在舞台上演大赤包，应该也挺好的。”秦海璐说。

她清楚，以自己的年龄和外形条件，都不可能在影视剧中饰演这一角色，但话剧舞台给了她挑战的机会。“因为电影和电视剧更贴近真实，大赤包就得是霸道、刁蛮、凶恶的样子，胖胖的，就得50多岁，可能没办法通过塑造，去完成这个人物。而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，恰恰在于其超乎现实的假定性。在戏剧舞台上，我可以演一棵树、一只猫，也可以演50多岁的胖女人，可以女扮男装。”

这个反面角色太厚重、太鲜活了，作为演员，秦海璐无比期盼能演绎这样的角色。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更通过剧院集体的创作，把大赤包的魂儿立在舞台上。

田沁鑫导演是地道的北京人，她渴望在老舍戏剧中探寻京味儿文化，渴望在话剧舞台上，塑造北平(今北京)小羊圈胡同的平民百姓群像，以此投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面对苦难的坚守与抗争，诠释民族精神。

尽管导演认为秦海璐是“奔放的红玫瑰”，而大赤包这名“霸道泼妇”与秦海璐反差极大，但她却深知演员的艺术追求——希望能不断突破自我，尝试全新的创造。她满足了秦海璐的请求。

首轮排演第一天，秦海璐带着特制的“胖

在舞台上提心吊胆 正是戏剧魅力所在

对于秦海璐来说，除北京话之外，她还得找到大赤包说话时那种与众不同的特殊的劲头儿——趋炎附势，欺软怕硬，傲慢无礼，冷酷无情，都要逐一地诠释。在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，秦海璐的声音娇媚撩人，但大赤包这个角色需要的是粗哑嗓音。她说：“为了呼应《四世同堂》，我们剧院四代演员同时在舞台上出现。上一代的老师对我说，你能不能试一下烟酒嗓。我试了一下，一句半句可以，但大段独白时特别难。”

为了演好大赤包，秦海璐采用了一种近乎自虐的方法——苦练烟酒嗓直到声带充血、撕裂。“我一直用烟酒嗓大声地练习气力，用气冲破声带，让它产生共振。只有自己哑了，才能摸索到哑的时候声音从哪里来、气从哪里走。”两次因声带问题就医，但她依然坚持：“只要能贴近老舍先生创造的人物，把这个人物演好、演活，我愿意用笨办法、下笨功夫。”

那时，秦海璐、辛柏青、黄磊，还有“小羊圈的主要演员们”，在导演田沁鑫的带领下，来到老舍先生故居——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院。老舍先生的后人和演员们一起在

小院里喝茶、吃饭，聊老北京的故事，聊《四世同堂》的故事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总待在那里，一点一点找感觉。“我们这帮人可能都挺笨的，但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，慢慢地去接近作品、接近人物，在舞台上呈现出来。”秦海璐说。

提起剧本的创作，秦海璐更是感慨：“要把近百万字的小说改写成话剧，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。最早这版话剧被凝练为三幕，时长四个半小时，但因为实在太长了，演出之后，导演又做了删减、修改，难度可想而知。”

即便是走台、对光、合成这些看似琐碎的环节，也同样能让她乐在其中——因为可以借此时机，在登上舞台正式表演之前，对角色再一次进行精心的雕琢、打磨。

秦海璐对话剧表演有深深的热爱，对她来说，排演《四世同堂》是一段幸福的、难忘的经历。“十几年来，我们上上下下齐心协力，为这部话剧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努力。而我呢，在这个舞台上，除了出演大赤包，也尝试过其他角色，比如胖菊子，还有韵梅，甚至女扮男装出演了冠晓荷。”错位演出，仿佛为秦海璐打开了一扇窗，让她看到别的演员对角色的理解。“我觉得每个人的表达方式、意图、发力点，都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影视表演没办法给到我的，真的非常有趣，是一种享受。”

“我们都算是用功的人，一直到现在，《四世同堂》的每一次演出，我都觉得跟上一场不太一样，有新的体验。”十五年来，秦海璐搭过五个“丈夫”冠晓荷，“我期盼遇到曾经最合适的那个搭档，但也期盼一个全新的面孔出现，在舞台上提心吊胆的感觉蛮刺激的，这就是戏剧舞台的魅力所在。”

国家话剧院的《四世同堂》到过七十多个城市演出，面对不同的剧场条件，他们灵活应变，适时调整布景规模、表演方式，以适应空间的变化。秦海璐说：“我们演过最大的剧场，台下有1200多个座位，舞台也特别大，要在台词节奏间冲出去十步，才能走到那个既定的位置，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。有时，为了契合较小的舞台，布景需精心缩减，这无疑给表演带来了新的挑战。演员们原本可以跨出三步，此刻却需要一步一演，灯光焦点的位置也限定了表演区域，每一步都需要精准到位。”

对同事充满感恩之情 希望能一辈子演下去

多年的演艺生涯，秦海璐获奖无数。她曾凭《白鹿原》中仙草一角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，更因《老酒馆》里的谷三妹获得飞天奖最佳女主角奖。她主演的电影《钢的琴》好评如潮，成为文艺片的经典之作。尤为难得的是，她在话剧舞台上同样成绩斐然，用一部部作品、一个个角色证明——演技，才是演员的底气。而当被问及表演心得时，她却说：“做演员真的很困难。”

《四世同堂》演了十五年，秦海璐每每重演，都要调整断句、台词和口气儿。在她看来：“大赤包的恶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，她的悲剧在于迷失了本心。”舞台上，她不断锤炼这个角色，“正是这样的过程，让我逐渐将其内化为一种感觉，一种作为演员不断吸收、成长的感

觉。我坚信，这段经历对我们每一位参与其中的演员来说，都是无比珍贵的财富，大家都能从中汲取到足以受益终生的经验。”

国家话剧院演员众多，其中不乏崭露头角的新锐力量。“院长曾与我深入交谈：咱们这部戏魅力非凡，所到之处皆是一票难求，然而，剧院的发展不能仅着眼于当下，培养年轻演员是至关重要的使命。所以，就拿大赤包这个角色来说，我们还设了B组、C组、D组，总共有四个大赤包。”秦海璐说，她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生力量登上《四世同堂》的话剧舞台，在代际传承中永续舞台生命，焕发出艺术光彩。



秦海璐在话剧《四世同堂》中出演大赤包

对话秦海璐
开场铃响起的刹那
肃穆之感油然而生

记者：您觉得话剧最吸引您的地方有哪些？

秦海璐：对话剧演员而言，在舞台上需要处理的关系是多方面的，不仅有演员与演员之间的默契配合、情感碰撞，还要有与观众之间的互动。观众的反应千差万别。有时候演着演着，突然观众笑了。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下了台还琢磨，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笑。每一个地区观众的笑点、泪点都不一样，表达情绪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我觉得这也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。

记者：所以您很享受舞台上的每分每秒，愿意不辞辛苦地去一场一场地演出。

秦海璐：是的。开场铃响起的刹那，一种肃穆之感油然而生，让我心生敬畏。我实在难以用精准的语言去描绘自己复杂的心情。舞台两侧，所有的演员坐在两排椅子上，那铃声在剧场里悠悠回荡，仿若寺庙中悠远绵长的钟声，有一种魔力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那个特定的情境之中。

记者：《四世同堂》这部话剧演了十五年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秦海璐：我很感谢《四世同堂》，很有可能我会演一辈子，贯穿我整个的戏剧生涯。我对它有非常深的情感，可以说，大赤包这个角色让我在表演上有了很多的认知，很多的突破、很多的提升。

记者：随着年龄增长，您对大赤包这个角色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？

秦海璐：过往的十五年中，随着一次次的演出，我对大赤包这个角色的理解确实也在一层层地加深。我在20岁的时候，看老舍先生的作品还看不懂；30岁时看得迷迷糊糊，似懂非懂；到了40岁，好像看明白一点儿意思了。再过十年，二十年，我想我对这部作品、对这个角色又会有新的理解。

记者：演话剧，如何在即兴探索与艺术规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？

秦海璐：一家话剧院的风格，或者一部话剧能够作为经典剧目保留下来，能够常演常新，一定是需要不同的编导演、不同的场地舞台、不同的部门人员的配合，也包括不同的现场观众，所有这些，一起慢慢磨合。舞台艺术没有一定之规，但一定有方圆支撑，在一个框框里面，这一段演得好，那一段演得有问题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，大家都在摸索，这是挺好的事。

记者：您曾说过“戏比天大”是自己的职业信条，如何解读这句话？

秦海璐：表演需要天赋、悟性和经验的积累，演员要不断丰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、认知，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。这是需要我们演员用一生去做的功课，所以对演员来说，“戏比天大”。

记者：您是监制、导演、编剧，又是演员，不同的身份有哪些不一样的心得体会？

秦海璐：做导演，要有全局观，方方面面的事都要考虑周全。做演员，永远不能停止对真实生活的观察，因为观察生活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学习方法。未来我会继续专注表演和创作，希望能在更多的作品中挑战自我，尝试出演不同类型的角色，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、感动。

(图片由秦海璐提供)

讲述

画家程亚杰向天津美术馆捐赠画作 以艺术圆童年的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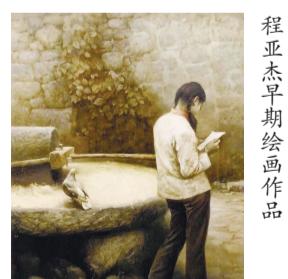
记者 郭晓莹

不久前，画家程亚杰将其创作的一批代表作捐赠给天津美术馆，并进行了展览。此前他还曾在母校实验中学设立了“程亚杰实验艺术馆”。程亚杰1958年生于北京，在天津长大、求学，自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出国深造。他的作品具有写实的功底、印象派的色彩以及超现实的意境，他表示：“希望能以艺术创作诠释东方美学，滋养更多热爱艺术的心灵。”

中学参加美术小组 随名家王麦秆学画

如果不是当了画家，程亚杰或许会成为一名摄影师。小时候家里有一间暗房，如同一个神奇的魔法世界，深深吸引着他。他跟着长辈学会了摄影和照片冲洗，每个步骤都做得一丝不苟，对光影和构图的敏感度，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萌芽。

“我的爱好太广泛了，打篮球、滑冰、练游泳、玩乐器、临字帖、背唐诗，甚至还练习杂技，那些高难度的动作让我觉得是对自己意志的挑战和突破。”程亚杰说。



程亚杰早期绘画作品

绘画指导。这些老师让程亚杰终生难忘：“能遇到他们是我的幸运，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。”

初中毕业后，他考入天津工艺美术学校，却发现同班同学人人“神通广大”——素描功底扎实、色彩运用娴熟，一幅幅精彩的画作让他赞叹不已，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差距。“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‘山外青山楼外楼’，什么叫‘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’，感觉自己从云端跌入了深渊。”程亚杰回忆。

母亲带他去拜访天津美术学院的著名画家王麦秆教授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程亚杰白天在学校上课，晚上到王麦秆教授家里学画，每天都要画几个小时，量变成质变，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。

远赴欧洲学习艺术 突破自我找到方向

程亚杰人生目标的确定，也受到伯父程文的影响。“伯父曾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，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，参与翻译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他对乐器、书法都很精通，在音乐与笔墨间展现出的才情令

我敬佩，我觉得他的人生特别精彩，也希望自己能和他一样。”在伯父的激励下，上世纪80年代，程亚杰踏上了赴莫斯科留学的道路。

他看到了许多世界级美术大师的画作。“我第一次看到现实主义画家谢洛夫的写生作品时，那细腻的笔触、生动的色彩、对人物情感的精准捕捉，让我叹为观止，激动得泪流满面，感觉自己太渺小了。”他仿佛能感受到画家创作时的心境，感受到艺术跨越时空的强大力量。

随后，程亚杰又到奥地利求学。维也纳美术学院(今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)的沃尔夫冈·胡特教授看到他的画作，脸上流露出惊讶与赞赏：“这样充满幻想的作品是你画的吗？如果是你画的，我就破格录取你，不需要考试，但前提是，你必须在教室亲笔画给我看，你敢不敢？”程亚杰既紧张又兴奋，他知道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于是静下心来，全神贯注地投入创作，将自己的所学、所思、所感都融到画笔中。直到最终看到录取通知书，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西方的艺术院校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造型能力，但更注重开发学生潜意识中的个性思维，引导学生去创造。“这是我艺术生涯最艰难的时期，也是我形成艺术观念的最关键的一步。幻想写实画派，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好难。胡特教授要求我画自己心里想的，而不是大家眼中都能看到的，但他也强调技法和基本功，绝不允许学生脱离技法去盲目地创新。这些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指引，让我没有走偏。”程亚杰感慨地说。

如同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小船，

最终还是找到了方向。他思考作品的情感与主题，精心设计细节，从构图到色彩，从线条到质感，反反复复地推敲，创作完成了画作《我的宝贝》。这幅作品入选艺术大赛，获得了胡特教授及美术界的认可。

简洁有力的艺术语言 唤醒观者对美的向往

后来，程亚杰来到新加坡，在这个多元文化相融并存的国度，重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“街头具有中国元素的建筑、中国传统节日的庆典，让我仿佛回到故土，慢慢改变了自己西方化的艺术思考方式，回归东方审美，回到‘原点’，逐渐找到了属于我的最恰当的表达方式。”他创作了一系列作品，运用西方写实绘画的细腻笔触，融入东方艺术注重神韵的表现手法，进一步丰富了艺术创作的主题。

程亚杰也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艺术家。有一次，他接到一位画廊老板的求助电话——某藏家在拍卖行购得一幅画作，换画框时，工人不小心割破了画布。拍卖行表示无法修复，藏家心疼不已。画廊老板知道程亚杰在维也纳学过颜色制作修复，便向他求助。

程亚杰没有犹豫，让老板把画送来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受损的画作放在工作台上，仔细观察，琢磨修复方案。接下来一点点调配颜色，手持画笔，耐心修复着画作破損的“伤口”。当藏家看到完好如初的画作时，心情特别激动，拿出重金致谢。程亚杰婉拒，他说：“能拯救这幅艺术杰作，是我的幸运。”

在艺术理念上，多年创作、思考，程亚杰形成了独到的艺术理念——希望

通过作品传递情感，用简洁有力的艺术语言，引导读者跨越文化隔阂，进入“梦幻世界”。他说：“高超的绘画技巧是基础，但艺术需超越技巧，抵达精神世界。艺术无国界，无论观众来自哪个国家，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，都可以通过艺术品作品，感受到其中的情感与思想。”

他以自己的画作《童年的梦》举例：画面描绘出童年的场景，色彩鲜艳，富有张力，反映出更深刻的内涵，希望唤醒观者的童年回忆，继而引发人们对纯真、梦想和美好的向往。

程亚杰也通过艺术圆了自己“童年的梦”。2015年，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他回到天津，在母校实验中学设立了“程亚杰实验艺术馆”，助力母校加强美育教育。“我想把自己的艺术经验和作品分享给同学们，为母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这是我的心愿。”同年，他在天津美术馆举办“心灵的交换”个展，并捐赠了画作。“回到家乡办展览，就像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，心里全是温暖与感动。”他说。

捐赠行为包含了怎样的期待？程亚杰回答：“吴冠中大师曾说过，藏家收藏他的作品，是对他艺术成果的认可。但他总觉得，这些作品都被个人收藏，不能与公众见面，是很遗憾的事。假如有可能，他更愿意把作品捐给美术馆，让作品直接与美术爱好者交流，与大众交流。大师的话深深打动了我，让我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。”

在程亚杰看来，画家的艺术生命在于不断地探索，也在于与公众分享。“艺术具有强大的力量，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，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，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所以，艺术创作更应该面向普通人，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。”